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饗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

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間
未嘗不軫懷勲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
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
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
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勲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
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為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
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有君臣之間而倉卒
不審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

居山樊省谷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恕之歟則策免舊
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
機政或以内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
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禀命不虔則持憲臣寮豈容但
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
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
特此也趙雄以抱疴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强起之以帥
江西雄之遯攅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

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勲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曆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闗陜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

闕庭行采薇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記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内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繳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

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孚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患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闕用炮烙刀刃之刑害阿鄭等蓋嘗經法

寺定斷臺官覺察實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愳數速賜罷寢于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縉紳之願也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八月十一日奏入

第二狀

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為係勲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輙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脩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傒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為勲臣子也但方羣情嗷

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傒望者惶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羣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跼蹐不安矣臣是以不敢

隱嘿須至再三庶幾熈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幾之間羣疑氷釋事關廟則立見施行覺在疆埸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宫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崇朝野忻豫雖勲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

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八月十三日奏入留中

上嘉王劄子

某輙有愚悃仰裨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宮中外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王密啟中宮從容調護已而六飛順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為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關雎大王奉親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來年慶壽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顒顒欣逢盛事儻若清蹕之詣或不如期則是奉

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興謗議徒玷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聽肯為達扆下之情共想中宮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顔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宮之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也又況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為事體允涉觀瞻外而使客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

母子俱賢彌縫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
長豈無失誤之時妻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
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
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嘿干犯威尊惶恐死罪
至如留正吴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
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宫庶知外閒仰望之
切某申稟是日棠王喚某到講堂云劄子極好但要緻進中宫可改一本不須作文字便
封來

又劄子

其等輙有僭越之請仰干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宮羣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究轉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宫多方勸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些少不足利害非細其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僭越再有申禀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鮮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押次可以奏知中宮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閤門看班祗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傳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取到吏部案見得傳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作非泛補授欲將自降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訓武郎止今來

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還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瀆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敇旨九月二十九日奏入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故天地之神化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

王之德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恭惟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羣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嘗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為陛下

怒給舍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予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為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予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不下則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

以次對寵其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況自夏徂冬稍闕過宫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

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苦諫而力
爭之是宜天聽甚高人言難入也雖然羣臣孰不希寵
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而
敍敍半年爭此數事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陛
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
若有所怒然何歟毋乃以其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
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其人嘗言之
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

以其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陛下也至此口奏甚悉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羣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宫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破兩宫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

垂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鐘鼓絲竹樂與今同尊組衽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苴為此欝欝使天下徒日夜洶洶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

禮交懽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
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宫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
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徳壽宫禮數上大喜曰此是
好説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
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
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宫齋殿奏
事因奏臣小臣輙發此議已是僭越豈敢承聖旨
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陛下自以

聖意指揮即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聖旨
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
日趙知院在假葛叅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
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
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
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踈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

聽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即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漸蹤明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闕三字補外

體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睿照

乞祠禄歸展墓焚黄狀

臣輙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闕三字貧賤養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闕三字而久官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闕三字每一念下為之心折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覲竟不霑闕三字澤臣亦無以見於地下矣況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區區欲望聖慈矜憐衰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禄差

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黄少慰存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闕多方淳熙七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

更引非法之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臣欲望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十月二十一日奏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

不勝慚懼須至煩瀆伏念某衰朽罷駑誤玷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遑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還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並依舊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

賜居止以便祭享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臣
書行右臣竊以為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
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
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
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
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
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已業如此則前後承襲庶免疊有
煩瀆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十二月初

六日

奏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

舒州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

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

則生人無措身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

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

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

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誆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絶令阿王快取索來阿王記恨汪清節次打駡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觧布機上麻繩付易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為斯人慮者甚嚴密也况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

絶不為親禮也聖人豈忍絶人毋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毋以是為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之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别行議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十二月十六日奏八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闕十二月八日

奉聖旨訓武郎傳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傳昌朝已礙正法蔑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傳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傳昌朝蠢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合出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二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奉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内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人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顔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内王演係収使昨該皇太子宫祗應陞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収使皇后受冊推恩賞轉承信郎顔守忠係收使皇太子宫祗應陞

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宮賞方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無私之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三日奏入

止齋集卷二十三

止齋集卷二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劄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指湖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

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僻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别置總領給餉其軍特

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旨
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棓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
為帥無狀密院鐫戒尚不知改至為總司所發上章待
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擢
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但
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
以待之臣恐將帥鮮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
率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

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
罷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
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
掊克士伍隳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

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卒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麄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

候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

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雖仲淹脩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脩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

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禄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為卿將孰是孰

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殽何以為國猶可觧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當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禄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中書

後省與黄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者此也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闕二字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内侍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汚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汚操履無闕是不為闕三字寧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非

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爲尤難恭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奏章以何時刻親方冊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

燕衎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為日程枸枸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

務之間稍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
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
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
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
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
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衎尊俎娛
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
陽之冦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

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親政蒞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裁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録傳察宗澤黄寅亮子孫劄子

竊覩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其一子官仰見公

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
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
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
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
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
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
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
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

蒙旌異棄善録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揚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為册寶都大主管所申奉上尊號册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内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覩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皇聖帝壽

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宮
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
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
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内人數比紹熙元年
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
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
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冊四寶事務繁重

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
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
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
酬奬況是一宮一冊一寶既與三宮四冊四寶體例逈
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
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宮一時後省皆
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
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

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苑儕輩大啓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攙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獮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五年二月十一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闕奉聖旨忠訓郎御前祗應孫拱之為闕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

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已轉五官數内淳熈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熈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歳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二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减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
旨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
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縁各已經大典藏
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今
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四
冊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
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
六人其爲欺罔不待力辯徒縁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鐫

減此臣所以從寛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恥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除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説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収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二月二十日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

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録黄一道恭奉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録黄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寶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

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賛邦政豈不為廢司存

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日續
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
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年三省將上已得依奏聖旨
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錄
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二月二十四日奏
入
貼黄恭准御批孫拱之爲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
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祗應本部即無立定年

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高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高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高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官至寶文閣待制内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命官令廷高以僧惠深受其債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駡其骨肉追逐起遣不勝忿恥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髠髮居役定斷即廷高元

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勑有蔭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髙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狥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掊摭細故汙衊衣冠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

指揮特從末減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三月二十九日奏入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宫其勢

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内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宫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昏𥆧不能知宫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宫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

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寢踈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輙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申省狀 四月六日

伏念某一介踈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
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踈曠實多稍涉歲時
曾乏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之陳力之勞違戒得之
訓者矣内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
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禄差遣狀劄特賜
數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四月七日三省
同奉聖
旨不允

乞對狀四月十四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妄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潤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尚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

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
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
懽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巳詣閤門進榜子乞
奏事外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止齋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劉　瑨

止齋集卷二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 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輙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淵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揩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

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閒或如此然而秉彛之性不可觧剥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闕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茍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

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踈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
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
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
行鬬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
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
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
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
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

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記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宫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四月二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爲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

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三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覩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

亦不過勉强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怍矣
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
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
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
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
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
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内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
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

以臣言之故擇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荅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惟中變而又號名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蹴踖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

禄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懷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怨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訟其冤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

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䰟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奸臣貪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宫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

且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輙阻惑以其人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瘳之疾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

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救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草不

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其奏陛下高爵重禄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詣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執其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

某以管見如此適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勣李熙靖主管龍德宫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宫并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

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畀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輟其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不知所

報重念某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禄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

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茍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故曰茍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

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喻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

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
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
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
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邀
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
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
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
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嘵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

何人情利覩而患踈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閒甞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宫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閲義理熟矣亦甞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

謂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處頰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宫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宫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滞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脱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爲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千晃瀆大抵務爲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

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輙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辭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陳傅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寛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禄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寛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强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縁可以祗受除已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

寢上件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賛讀與廟堂劄子

某輙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踈庸及此衰晚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内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況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踈天聽髙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

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瀝誠斬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其宜置閒散又況玉音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止齋集卷二十五

止齋集卷二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無權中書舎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因天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禀

命慈闈嗣服大寳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
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
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
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
屢年曾乏涓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
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簪履之舊尚欲使令此
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
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頹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臣共决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葢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輙得

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柰何先天下士玷此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兹維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憚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

而先衆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

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數陳治道啓廸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此荅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

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況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

免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廹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誦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强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絶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話一

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絫
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
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
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
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温故知新之益今謂臣當為
儲君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
信而過使令之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
貪寵也又況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

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廷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敕旨十月五日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

衰疾蓋年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强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聦明銷退往往善忘況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陛下龍飛首加收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況臣嘗備官僚久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黽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修門故疾

輙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無内制臣恐自此顛隮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强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寛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酬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隮也苟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悃愊

寶非飾僞曲誣淵聽將上件無職特行寢免伏候勅旨

閏十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恭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内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裁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

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賜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内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寛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爲法太上皇爲鑑臣竊以爲是說也惟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

二恭惟孝宗鋭意恢復耻於茍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内帑之積累數鉅萬惟是

賑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已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輙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惟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

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羣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駮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寛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

者以此蓋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聽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

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閲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閲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雜不息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説而非勸陛下之説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鋭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絶無嗜好臣竊以為

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爲堯舜以此爲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

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鋭意於學無他
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尚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
且以拯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
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閲章奏至於
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竊以為是
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
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尚即是仁心仁心
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

深信之矣

第二

臣竊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

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揺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况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闕九字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為卿

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茍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輙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恥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鮮試及監司帥臣茍非在川

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啟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

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録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邦勵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寛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淅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

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甿然計口筭緡尚存於僞制治財吝納仍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自如有以下十三字據福州法冊添入

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僞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化三年免見十月四日環州敕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

年免見七月四日兩浙福建路勑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正月十五日廣南勑鹽亭户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見九月福州路勑僨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見四月二日廣州勑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八月二十日杭越明睦台温處衢婺秀蘇湖十二州勑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閱見七月十一日荆湖南北路勑又僞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七月高象先奏請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户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納錢

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劉焰奏請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日蘇州勑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絹折納五月二十三日兩浙路勑抑見偽制各出一時煩亦不等前後勑命大抵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延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頻言先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申匱之可謂至論然臣

又按實録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乞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三郡折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溥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

欲省賦甚矣聞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

經費為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

切於窮民且其為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

為丁視納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

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集卷二十六

止齋集卷二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内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冑例支破仍具知委

聞奏本府除已恭禀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
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
臣不知羅良臣爲何人但爲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
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
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隆旨下諭
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
玩瀆主威乎臣忝爲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
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

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繫不出於私謁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五年閏十月初三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録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

送到錄黄為知閤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冑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宫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閤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冑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璩同為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真俸已久

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黄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黄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壞在給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熈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壞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内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

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録黄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

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浸開倖門

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陛下念付託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卻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宫禁小可請求斷勿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輙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閏十月十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宫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録黄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遽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録黄

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二十四日奏入

貼黄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宫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黄一道奉聖旨紫霄宫五嶽殿係專

一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
二稅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
書行右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内旨已
蒙開納今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
等事可謂煩瀆天聽玩狎主威矣況今貧民困於科折
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宮逓年合輸財
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户名下是恩足以及
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

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二十九日奏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

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必事廉耻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次對謟事太守以為諸兒求權局而已恭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别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奬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十日奏入

辭免實録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録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縁尚有管見不敢輙冒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已賜寢免蓋臣自為郎官即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効鉛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効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巘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頴

黄艾沈有開黄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録鈌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效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

受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録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為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

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為衰退舊學皆忘前聞遺失已試罔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吴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東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强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

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
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秘閣名目以留葉
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恭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
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
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別求一
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祗受
伏候勑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

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為其人不堪此選即

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虙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擢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旨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

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處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飭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擢敢以上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邸講堂官轉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涓塵仰俾海嶽反以尸

素上累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羣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除已寄納溫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元年七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並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

厚地之施莫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抆拭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憐簪履之舊致兹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糜殞伏念某衰病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懲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命遂下冒眛祗受必致顛隮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某終滿祠禄庶幾少安愚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

陳須至煩瀆者憐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効官人臣之誼伏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顫掉如風神明支離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瀟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覬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恨又況此邦比

年選牧多處法從其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為不久牧拭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隮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嘉泰三年三月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集卷二十七